


集部

西漢文紀卷十

明 梅鼎祚 編

司馬談 龍門人以太史丞為太史令

六家要指論 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黄子仕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

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强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明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

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隂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亾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

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別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羮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

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絶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

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

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史記○祥一作詳明法作名法

后土祠議武帝元狩二年郊雍曰今上帝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議於是天子東幸汾陰遂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如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祀

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壇一黃犢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

立泰畤壇奏武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

官寬舒等曰

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閒祠三歲天子壹郊見史漢同

司馬遷字子長談之子初為太史令以救李陵下蠶室

報任少卿書李陵降虜上怒甚羣臣皆罪陵上以問遷遷盛稱陵且言彼不死宜得當以報漢也上初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為陵遊說下遷腐刑遷既遭禍幽而發憤遂著史記凡百三十篇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人之義遷報之是時安為戾太

子事繫獄

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悅己容若僕大質已虧闕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

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僕聞之脩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

詬莫大於宫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于宦豎莫不傷氣况慷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柰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儁哉僕頼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

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曾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庭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卬首信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耶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

望天故絶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别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

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横挑彊胡卬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壹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沬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陵未没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

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柰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于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

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亾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能與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

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形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穽檻之中揺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

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隷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埶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顔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羑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

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埶也强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耎欲茍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紲之辱哉且夫臧獲

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惟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氐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欝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邱明無目孫子斷

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汙

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臧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瑑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衹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廼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漢書口本傳班固贊曰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

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劉子玄史通云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末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按呂氏之修撰也廣招俊容比蹟春陵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思刊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為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關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槪引以自喻豈其倫乎若要舉多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而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斯蓋識有不該思之未審耳　昔春秋之時齊有夙沙衛者拒晉殿師郭最稱辱代魯行唁臧堅抉死此閹官見鄙其事尤著者也而太史公與任少卿書論自古刑餘之人為士君子所賤者惟以彌子瑕為始何淺近之甚邪但夙沙出左氏傳漢代其書不行故子長不之見也夫博考前古而捨茲不載至于乘傳車探禹穴亦何為者哉

眞德秀曰遷所論無可取者然其文跌蕩奇偉亦以

見如此人材而因言事寘之腐刑可為痛惜也　王楙野客叢書云遷報書情詞幽深委蛇邐避使人讀之為之傷惻江淹獄中上書亦放遷作惜筆力不及楊惲報孫會宗書委曲敷叙宛然有外祖風致惲遷甥也○媒孽漢書李陵傳作媒蘖空弮傳作空拳師古注曰弮音邱權反又音眷讀為拳者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也傳注弮與絭同

○同子趙談也遷父名談故諱為同子

同前　文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載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

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已者用女為悦已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隋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来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

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脩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于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于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来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才之人事有

闒於宦豎莫不傷氣而况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柰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頼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竒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亦嘗厠下大夫之列陪奉外

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卬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代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絶賔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

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别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狥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横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

不給氈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沬血飲泣更張空弮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絶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

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柰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名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

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頹其家聲而僕又佴之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閒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

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屈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厲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于圜墻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

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强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吕權傾五伯囚于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强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蚤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

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况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

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葢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吕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欝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邱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

下放失舊聞略考其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里所戮笑以汙辱先人

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剌謬乎今雖欲自彫瑑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秖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賜書作書賜懃懃懇懇作懃懇而用作用而誰與作與誰涉旬月無月字符作府昔衛靈作昔

者衛靈外之下有又字綱維作維綱代作世薨作孽過當過下有半字氈裘作旃裘士無不起作士卒無不起更張無更字救視無視字先作先人非有下有所字世俗無俗字能與作與能或重上無死字感作偎請室作清室牄衣無衣字早下有自字人情無情字紲作緤幽作函采作彩而名無名字文王作西伯賢聖作聖賢有所無所字乃作及天人作天地以作已誠已作誠以藏之作藏諸口作此戮笑無戮字祇作適○李登聲類云拳或作捲桓寬鹽鐵論陳勝奮空捲而破百萬之軍何晏白起故事前驅空捲猶可畏也

## 勸摯峻書

峻少治清節與遷交好隱於汧山遷既親貴乃以書勸進峻報之書久之遷居太史官果以悔恡被辱峻遂高尚不仕卒于汧汧人立祠號曰汧君

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

功伏惟伯陵材能絶人高上其志以善厥身氷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

素王妙論 隋志太史公素王妙議二卷 史記正義云素王妙論二卷

諸稱富者非貴其身得志也乃貴恩覆子孫澤及鄉里也黄帝設五法布之天下用之無窮蓋世有能知者莫不尊親如范子可謂曉之矣管子設輕重九府行伊尹之術則桓公以霸范蠡行十術之計二十一年之間三

致千萬再散與貧太平御覽

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

報司馬遷書

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悋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来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游餘齒耳並皇甫謐高士傳○游一作送

○選注引云有能者見鋒穎之秋毫潘岳詩崇子鋒穎不頹不崩

吾邱壽王字子贛趙人歷東郡都尉徵入為光禄大夫侍中後坐事誅

驃騎論功論

士或問於大夫曰側聞强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内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師以抗憤用干戈于四荒南排朱厓北建朔方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内晏然鄙人不識敢問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德以詐而不以誠内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窺閒伺隙

既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為至道以權詐為要術遂非唐笑虞絶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誅十餘年遂滂沱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子文明四夷向風徒觀朝廷下僚門戶之士謀如涌泉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茲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尅雖拔泰山塡滄海可也

主父偃 齊國臨淄人學長短從横術客游甚困入關上書朝奏暮見歷遷中大夫出為齊相

坐劫殺齊王族誅

諫伐匈奴書

武帝元光元年偃西入關上書闕下所言九事八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是時徐樂嚴安俱上書言世務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乃皆拜

郎中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

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内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絶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

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陲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

畧地于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葢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于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

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史記○漢書凱作愷踵作運遇作得役作調殺

作棄快作甘長策作作完計辟作卻澤鹹鹵作澤鹵東作黃始叛秦無秦字之約二字無忘作無暴兵二字無之功二字無夫上虛府庫六句無驅作毆及作自弗作不屬作比上不作不上修作脩憂作恐無而有離心句夫秦政句作而秦政不行願陛下詳察之下作願陛下熟計之而詳察焉

## 說武帝分封

偃數上疏言事歲中四遷說上推恩諸侯子弟上從其計

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令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令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令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

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

說武帝徙豪桀茂陵上從之又

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亂衆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並漢書

徐樂燕郡無終人以上書召見拜郎中

上武帝言世務書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倚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卹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

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強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

百姓能為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埶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埶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絶于耳帷帳之私俳

優侏儒之笑不乏于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聖寛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負扆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史記〇漢書孔墨曾子作孔曾墨子是並作此首惡作首難雖未有大治也作雖未治也旋作還吳楚齊

趙無齊趙字不登作數不登且作宜帳作幄湯武作夏子聖作質湯武作禹湯可復興作未必不復興負扆作背依何為作何威何征作奚征

## 嚴安

臨菑人上書拜郎中後為騎馬令

### 上武帝言世務書

安以故丞相史上書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奢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脩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

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劒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

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强國務攻弱國脩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

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于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歛省徭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

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絶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搆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

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變之患也今狗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蔵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義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犬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拏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怨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

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劒橋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漢書○史記無臣聞鄒子至和之至也一段亦三百餘年作餘歲五伯者無五字脩守作備守衡作横轂擊作擊轂一海

內作主一海內佞巧作智巧循作偷正作信令苛作政峻逸作軼威海外作肆威尉屠雎作尉佗屠雎越地無地字乏絕作絕乏而動作而皆動令徇作令欲抬藏作熾龍作龍禍拏作禍結怨作愁摩作砥矯箭控弦作橋箭累弦帶作旁宗作公刑嚴文刻作嚴法刻深逢作遺勝諱作稱諱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為諫大夫使南越見殺

白麟奇木對終為博士弟子至長安上書言事拜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上對由是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時皆言軍言為中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

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驃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竢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刑於宇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

業傳于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于郊宫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来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享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以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邱以應緝熈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鶂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

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内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俟之耳

詰徐偃

元鼎中博士偃使行風俗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御史大夫張湯劾偃法至死偃以春秋大夫出彊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湯不能詘詔下軍問狀軍詰偃偃服罪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

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己之宜今天下為一

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非接非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併給二郡耶將埶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偃已前三奏無詔不惟所為不

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假自予必死而為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

請使匈奴甚說當發使使匈奴軍自請行詔問軍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上

畫吉凶之狀上竒軍對擢為諫大夫

軍無橫草之功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啓前行駑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

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不足以亢一方之任竊不勝憤懣

蔡義河内温人歷御史大夫為丞相

上武帝書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補城門候詔求能為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之義上疏上台見悅之擢光祿大夫給事中

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無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得盡精思於前

西漢文紀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漢文紀卷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孫　球

謄録監生臣馮光熙

西漢文紀卷十一

明　梅鼎祚　編

霍去病 汝將軍衛青姊少兒子其父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以戰功封冠軍侯㬎票姚將軍大司馬

請立三王疏 元狩六年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御史復奏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

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

御史光等請立三王疏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武帝制答

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

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卹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

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義一作議閎一作閼

武帝答制

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

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内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彊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

莊青翟等請立三王奏 三月丙子奏未央宫制報

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為建國諸侯以相傳為輔百官奉憲各

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為竝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絶續蕭文終之後於酇襃厲羣臣平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地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

武帝制報

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

莊青翟再請立三王奏四月戊寅奏未央宮

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

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

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内褒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海西湊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

以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

莊青翟請擇日立三王奏制曰可

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等為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

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誖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

太常賀等請國名禮儀奏

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

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

武帝制 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立皇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 並史記

張湯 杜陵人初為掾歷御史大夫

上武帝謝罪書 湯自廷尉為御史大夫所治多夷滅會有發孝文園瘞錢上使按丞相莊青翟湯欲致其文丞相三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初為湯所陵折因合謀發湯陰事事聞上使簿責湯湯為書謝自殺上復按誅三長史丞相亦自殺

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位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漢書

## 石慶

萬石君奮少子歷御史大夫為丞相以醇謹稱

## 乞骸骨書

元封四年關東大饑公卿欲請徙流民於邊上以為慶老謹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慶慙上書乞骸骨上報之慶欲上印綬掾史以為見責甚深而終以反室者醜惡之辭也勸宜引決慶懼遂復起視事

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

歸避賢者路史記

武帝報石慶書

間者河水滔陸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陻塞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房濟淮江歷山濵海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竝見朕力荅氣應未能承意是以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往者覲明堂

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令流民愈多計文不改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萬口搖蕩百姓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衆請入粟為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動危之而辭位欲安歸難乎君其反室

漢書

## 兒寬

千乘人治尚書以射策為掌故功次補廷尉掾歷遷左內史為御史大夫

### 封禪對

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定先是司馬相如有遺

書言封禪上以問寬寬拜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制曰敬舉君之觴

陛下躬發聖德統揖群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為封禪告成合袪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群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

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

上武帝壽古者上壽有辭越大夫爲王句踐祝是也宋時亦有致語皆起於詩之祝

嘏祝壽

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間者聖統廢絶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宗祀泰山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方象以丞嘉祀爲萬世則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祉閶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邕永享光輝充塞天文粲然見

象日昭報降符應臣寛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

上改正朔議 元封七年司馬遷等言歷紀廢壊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寛明經術上乃詔寛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上寛與博士賜等議於是乃詔御史改元太初造漢歷行夏正

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問學褊陋不能明陛下躬聖發憤昭配天地臣愚以為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絶而不序矣惟陛

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為萬世則並漢書

許令褒

明堂議三輔黃圖孝武帝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許令褒等議○今本黃圖無此議

按五經禮傳記曰聖人之教作之象所以法則天地比類陰陽以之宮室本之太古以昭令德茅屋采椽土階素與月度皮弁蓋與於黃帝堯舜之代是以三代脩之也

王恢

擊匈奴議 恢燕人數為邊吏習胡事及為大行韓安國為御史大夫時建元六年匈奴來請和親武帝下其議恢以為擊之便安國以為和親便羣臣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元光中恢因馬邑聶壹言可襲擊匈奴安國以為不可擊爭議上前從恢計事敗恢自殺

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倍漢書作背興作舉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徙睢陽歷中尉徙衛尉出為材官將軍屯漁陽坐虜事見徙死

匈奴和親議

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衆不足以為彊自上古不屬為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並史記○漢書兵上有即字禽作鳥舉作集其敝下有云勢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無且强弩至不便數句

李廣利 李夫人兄以征大宛功封海西侯征和中擊匈奴兵敗降後為單于所殺

上言攻宛書 太初元年以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取善馬既西度鹽水諸小國皆不肯給食士皆饑罷廣利上書上怒為發兵齎糧攻宛城急宛貴人殺其王毋寡而盡出善馬歸漢然士多物故天子不録其過詔封焉亦以李夫人幸故也

道遠多乏食然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

武帝封李廣利海西侯詔

匈奴為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共要絶大月氏

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鴈門守攘危須以西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隔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溯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士大夫徑度獲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為海西侯食邑八千戶

路博德

上言擊匈奴奏李陵為騎都尉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使為貳師將輜重陵願得自當一隊以步兵五千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詔彊弩

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博德羞為陵後距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之上書乃詔博德及陵陵遂出居延北行至浚稽山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還以聞上幸悅

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

武帝詔路博德

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

詔李陵

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

孔僅　東郭咸陽　僅南陽大冶咸陽齊之大鬻鹽竝爲大農丞

鹽鐵議奏　大農上鹽鐵丞僅咸陽言遂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

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

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

公卿請筭緡錢奏鹽鐵議起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上言

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産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賑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貯積

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算一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非邊騎士軺車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貨

卜式 河南人歷御史大夫貶太子少傅

請從討南粵書 武帝時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助邊拜中郎後遷齊相會

吕嘉反南粤式上書

上賢之下詔賜爵

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盡死節其駑下者宜出財以佐軍如是則强國不犯之道也臣願與子男及臨菑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

武帝封卜式詔

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繇直道者也齊相雅行躬耕隨牧畜蕃輒分昆弟更造不為利惑日者北邊有興上書助官往年西河

歲惡率齊人入粟今又首奮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其賜式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漢書○史記卜式上書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于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歷渭城令昭帝時坐忤蓋主自殺

斬監御史奏

建為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穿非軍壘垣以為賈區建陰約其從卒引御史斬之奏聞上壯

其節制

書答焉

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黄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已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

武帝報胡建制

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並漢書

田仁趙陘城人叔少子歷丞相司直坐縱太子出城門誅

刺舉三河太守書仁為丞相司直上書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是時河南河內皆御史大夫杜周父兄子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武帝以為能拜仁為丞相司直

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内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史記補

常麗

河間王德謚獻奏德為景帝子脩學好古被服儒術元光中薨中尉常麗以聞○太行令奏以下似非麗語

王身端行治温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於鰥寡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宜謚曰獻王

莊芷漢書作嚴正

告淮南王安陰事書王后荼生太子遷有蘗子不害王不愛不得侍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太子數笞建建知王與太子反謀使壽春莊芷上書下廷尉

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史記

鄭當時字莊陳人歷位大司農為汝南太守卒官

漕渠議

武帝元光中河決瓠子久不復塞時當時為大司農言上以為然令水工徐伯表發卒穿漕渠三歲而通漕以大利渠下民得以溉

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竝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史記渭中上漢書作渭上漕水道漢書作渭水道並作旁而渠上有罷字溉下無田字

## 渠田議

河東守番係言上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田不能償種遂廢

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艱敗亡甚多而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堧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毋復漕漢書○艱史記作限五千頃下又有五千頃句

延年

上治河書先是河決塞瓠子築宮曰宣防頃後方事匈奴言便利者甚衆齊人延年

上書上壯而報之

河出昆侖經中國注渤海是其地埶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壤斷也此功壹成萬世大利

武帝報延年

延年計議甚深然河乃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並漢書

桑弘羊

請田輪臺奏

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田輪臺上下詔深陳既往之悔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

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温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錐刀貴黄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

西國輔烏孫為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嚴敕太守都尉明逘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茭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

武帝罷田輪臺詔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

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强者盡食畜産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槖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甚衆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至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人卿大夫與謀參以著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

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謬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

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掔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廼知之當

令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漢書

壺關三老令狐茂見荀悅漢紀漢書無姓

救太子據書巫蠱事起太子為江充所譖迫假節發兵斬充武帝使丞相劉屈氂捕反者太子戰敗亡不得上怒甚羣臣莫敢言壺關三老茂上書救太子天子感寤而太子亡之湖為吏捕自經死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

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瞍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隷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造

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辨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

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漢書

祁侯名它繒賀之孫承嗣者

## 與楊王孫書

王孫學黃老之術家累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臝葬以返吾眞必亡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

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乃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王孫報之

祁侯曰善遂羸葬

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羸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為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為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 漢書

楊王孫 孝武時人西京雜記名貴字王孫京兆人華陽國志楊王孫應至人之槪注漢中城

固人

報祁侯書

蓋聞古之聖王縁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贏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乃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真

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眞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為匵葛藟為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殠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鬲至

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為也漢書○終生漢紀作衆生玉石作金玉久客作遠宅○西京襍記曰王孫生時厚自奉養死卒裸葬於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尸上復蓋之以石欲儉而反奢也○劉向說苑荀悅漢紀並載不言書而說苑文前後小異

說苑所載

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而腐之于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真與暴骸于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歸者得至而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其真冥冥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乃合道之情夫飾外以誇衆厚葬以矯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真故為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厚裹之以幣帛多送

之以財貨以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之制禮令則越之吾是以欲裸葬以矯之也昔堯之葬者空木為櫝葛藟為緘其穿地也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于無用不損于無益謂今費財而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用謬哉可謂重惑矣

翟公

署門 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史記

李陵字少卿隴西成紀人前將軍廣之孫降匈奴為右校王

## 與蘇武書

陵為騎都尉天漢二年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匈奴祁連天山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陵兵矢既盡士死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連鬭八日至塞匈奴欲引還軍侯管敢亡入匈奴云漢無伏兵匈奴因益兵遮狹絕道陵食乏救復不到遂降武帝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將兵入匈奴迎陵敖還言陵教單于為兵於是族陵家初武與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欲降之不屈使牧羝北海明年陵降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說武降武終不屈及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求武等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

于匈奴功顯于漢室陵雖駑怯令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巳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别長絶陵起舞歌泣下數行因與武決○按此書疑武初歸時陵與武後武有報陵書或即報此也

子卿名聲冠於圖籍分義光於二國形影表於丹青爵祿傳於王室家獲無窮之寵永明白於千載夫行志志立求仁得仁雖遭困厄死而後巳將何恨哉陵前提步卒五千深入匈奴右地三千餘里雖身降名辱下計其功豈不足以免老母之命耶嗟乎子卿世事謬矣功者

福至令爲禍先忠者義本今爲重患是以彭蠡赴流屈原沉身子欲居九夷此不由感怨之志耶行矣子卿恩若一體分爲二朝悠悠永絶何可爲思人殊俗異死生斷絶何由復達藝文類聚

又陵重報書云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則此書是也然此未詳即前書中語否

陵前爲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驅醜虜翻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選注

## 重答蘇武書

陵在匈奴武得歸為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此答之○史通云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采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為假稱陵作也缺而不載良有以焉遷史編於李傳中斯為謬矣按史記李傳原無此書子玄之為史通極力評駁不應乃誤○漢書云陵至海上說武曰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武在匈奴胡婦產一子通德令書中所云老母終堂生妻去帷又云足下胤子無恙指此也昭帝立令陵故人任立政等使匈奴招陵陵自循其鬚曰吾已胡服矣大丈夫不能再辱在匈奴二十餘年亦無蘇武書令歸漢之語大約陵與武相往反書其事意多緣本李陵

蘇武二傳及司馬報任少卿書而為之耳而武與陵書尤膚謭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荅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韝毳幕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饑渴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氷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凉秋九月塞外艸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

嗚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竝為鯨鯢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亡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

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来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憎忉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絶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大漠之外入彊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滅跡埽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

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絶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得免耳昔高帝以三十萬衆困于平城當

此之時猛将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

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縶韓彭葅醢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剄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

遇至於伏劒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國家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

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絶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文選

○故每一無每字大漠作天漢故陵不得一無得字有為一作有所為鼂一作晁能不得一無得字此功臣一

無此字誰復一無復字○選注又引書云陵自有識以来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又云陵當為單于畜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又云言為瑕穢動增泥滓○又云靁鼓動天朱旗翳日○五將失道李善注引漢書云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武紀畧之

蘇武 字子卿杜陵人平陵侯建之中子為中郎將使匈奴降之不屈留十九年歸漢拜典屬國

## 報李陵書

曩以人之奉使方外至使遐夷作逆封豕造悖豺狼出爪摧辱王命身幽于無人之處跡戢于胡塞之地歃朝露以為飲茹田鼠以為糧窮目極望不見所識側耳遠

聽不聞人聲當此之時生不足甘死不足惡所以忍困强存徒念忠義雖誘僕以隆爵厚寵萬金之利不以滑其慮也迫以白刃在頸鐵鎖在喉不以動其心也何則志定于不回期誓于沒命幸賴聖明遠垂拯贖得使入湯之禽得假羽毛刖斷之足復蒙連續每念足下才為世英器為時出語曰夜行被繡不足為榮況於家室孤滅棄在絶域衣則異制食味不拘棄捐功名雖尚視息與亡無異向使君服節死難書功竹帛傳名千代茅土

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豪
釐差之千里將復何言所貺重遺義當順承本為一體
今為異俗予歸漢室子留彼國臣無境外之交故不當
受乖離邈矣相見未期國别俗殊死生隔絶代馬越鳥
能不依依謹奉報答并還所贈藝文類聚○世英一作世生

又

當子鋭氣深入之時朝發夕息數千萬里雖乘雲附景
不足以譬速晨鳬失羣不足以喻疾豈可因歸鴈以運

糧托景風以餉軍哉北堂書鈔○文選海賦注載此書前四句木華海賦鶡如驚鳧之失侶

又

越人衣文虵代馬依北風君子於其國也悽愴傷於心選注○晉張載詩関越衣文虵胡馬願度燕注又引武與陵書其於學人皆如鳳如龍

杜延年字幼公南陽杜衍人周少子為諫大夫發上官桀等逆謀封建平侯終御史大夫

奏記霍光

御史大夫桑弘羊以反誅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呉後遷捕誅會赦呉自出繫獄廷

尉王平與少府徐仁以赦令除吳罪侍御史劾仁等縱反者徐仁丞相車千秋壻也千秋名中二千石博士議問大將軍光以千秋擅名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下仁等獄延年為太僕右曹給事中乃奏記光爭之然竟論仁等棄市而不以及丞相延年論議持平和合朝廷皆此類

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恐於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至擅名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今丞相所

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讙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漢書

張壽王

上言黃帝調歷書 武帝太初用鄧平歷後二十七年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詔下主歷使者鮮于妄人大司農中承麻光等課諸歷疏密壽王課疏遠案漢元年不用黃帝調歷壽王非漢歷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有詔勿劾丞相屬寶等以壽王言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而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壽王歷乃太史官殷歷也壽王猥曰安得五家歷又言化益為天子代禹驪山女亦為天子在殷周間皆不合經

術又安言太初歷虧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以故陰陽不調謂之亂世因劾壽王下吏

歷者天地之大紀上帝所為傳黄帝調律歷漢元年以来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歷之過也

丞相屬寶長安單安國安陵桮育劾張壽王

壽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服儒衣誦不祥之辭作妖言欲亂制度不道漢書

眭弘字孟魯國蕃人受春秋以明經為議郎至符節令

言禮代書孝昭元鳳三年泰山有大石自立昌邑有枯社木復生又上林苑柳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為當有從匹夫而為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有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為說使友內官長賜上書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惡之下其書生祆言惑衆伏誅後五年而宣帝興於民間徵孟子為郎

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

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

田延年字子賓先齊諸田徙陽陵為大司農以定策功封陽城侯

沒入富人財奏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延年奏沒入縣官奏可富人皆怨求延年罪下廷尉自殺

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為請沒入縣官

郎原無名氏

議所立書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

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合光意以其書視丞相敞等迎立武帝孫昌邑王賀哀王髆子也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漢書

西漢文紀卷十一